

文新课标必读

雅舍品茗集

诗谣 编

萧红

经典 散文

(下)

快乐的人们，不问四季总是快乐；
哀哭的人们，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

——萧红

远方出版社

语文新课标必读

雅舍品茗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萧红经典散文(下)

诗谣/编著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顺义

封面设计:秋 枫

语文新课标必读·雅舍品茗集
萧红经典散文(下)

编 著 者 诗 谣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大中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600 千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989-7/G·350
总 定 价 1056.00 元
本册定价 15.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这套丛书收集了萧红、朱自清、张爱玲、巴金四位名家的散文。

萧红在散文创作方面是特别有才能的。据作家聂绀弩回忆，曾给她的小说《生死场》以高度评价的鲁迅，就是格外看重她的散文的，曾说她在散文创作方面“比谁都更有前途”。这无疑是从她的创作实际出发而发表的见解。有位研究者说：“萧红的小说写得有散文的韵味，散文就更有散文的风格。”鲁迅立论的依据或许也如此。岁月的流逝，并不能冲淡人们对萧红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的怀念；而她那些个性独具的作品，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征服力。

朱自清既是一位诗人和散文家，又是著名的学者和教授，更是一名激进的民主斗士。朱自清对新文学的最大贡献，是他以“美文”的创作实绩，彻底打破了复古派认为白话不能作“美文”的迷信，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其次，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和“五四”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再次，他

的散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匆匆》、《荷塘月色》、《春》等名篇,一直被认为是白话美文的典范,历来一直被选为大中学校的语文教材,它为培养文学青年和繁荣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张爱玲是一个善于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享乐主义者,又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悲剧感的人。她的作品体现了张爱玲那独具匠心的运笔,有种不雷同、个性鲜明的感受。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

巴金生于二十世纪初,法国总统密特朗称他为“本世纪伟大见证人之一”。在中国他就不仅是见证人,他还是生活的记录者、创造者。巴金是吃“五四”奶计长大的。“五四”的启蒙和革命,带来了中国文学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出现的第一个创作高峰,他善于在娓娓动听的叙述和真挚朴实的描写中,倾泻自己感情的激流,细腻独到,自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尚感不安的是,不知我们的编辑思想是否合理?一些文章的取舍是否公允?所有这些,我们真诚地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放火者	【1】
鲁迅先生记	【6】
滑 竿	【8】
回忆鲁迅先生	【12】
中秋节	【45】
祖父死了的时候	【47】
在东京	【51】
一九二九底愚昧	【56】
无 题	【62】
我之读世界语	【65】
骨架与灵魂	【67】
茶食店	【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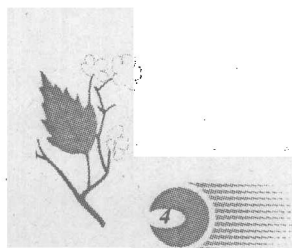
镀金的学说	【71】
女子装饰的心理	【78】
感情的碎片	【81】
来 信	【83】
失眠之夜	【85】
火线外(二章)	【89】
《大地的女儿》与《动乱时代》	【94】
记鹿地夫妇	【99】
花 狗	【108】
致萧军	【111】
第一信由船上寄——上海	【111】
第二信日本东京——上海	【112】
第三信日本东京——上海	【113】
第四信日本东京——青岛	【114】
第五信日本东京——青岛	【115】
第六信日本东京——青岛	【116】
第七信日本东京——青岛	【117】
第八信日本东京——青岛	【120】
第九信日本东京——青岛	【120】
第十信日本东京——青岛	【121】
第十一信日本东京——青岛	【122】
第十二信日本东京——青岛	【123】
第十三信日本东京——青岛	【124】



第十四信日本东京——青岛	【125】
第十五信日本东京——青岛	【126】
第十六信日本东京——青岛	【127】
第十七信日本东京——青岛	【128】
第十八信日本东京——青岛	【129】
第十九信日本东京——青岛	【130】
第二十信日本东京——青岛	【131】
第二十一信日本东京——上海	【132】
第二十二信日本东京——上海	【133】
第二十三信日本东京——上海	【135】
第二十四信日本东京——上海	【136】
第二十五信日本东京——上海	【137】
第二十六信日本东京——上海	【138】
第二十七信日本东京——上海	【140】
第二十八信日本东京——上海	【141】
第二十九信日本东京——上海	【141】
第三十信日本东京——上海	【145】
第三十一信日本东京——上海	【146】
第三十二信日本东京——上海	【148】
第三十三信日本东京——上海	【151】
第三十四信日本东京——上海	【152】
第三十五信日本东京——上海	【152】
第三十六信北京——上海	【153】



第三十七信北京——上海.....	【155】
第三十八信北京——上海.....	【157】
第三十九信北京——上海.....	【158】
第四十信北京——上海.....	【160】
第四十一信北京——上海.....	【161】
第四十二信北京——上海.....	【162】
九一八致弟弟书	【164】
致许先生	【169】
致华岗（一）	【171】
致黄源	【178】
日本东京——上海.....	【178】
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180】
致白朗	【183】





放火者

从五月一号那天起，重庆就动了，在这个月份里，我们要纪念好几个日子，所以街上有多少人在游行，他们还准备着在夜里火炬游行。街上的人带着民族的信心，排成大队行列沉静地走着。

五三的中午日本飞机二十六架飞到重庆的上空，在人口最稠密的街道上投下燃烧弹和炸弹，那一天就有三条街起了带着硫磺气的火焰。

五四的那天，日本飞机又带多了量的炸弹，投到他们上次没有完全毁掉的街上和上次没可能毁掉的街道上。

大火的十天以后，那些断墙之下，瓦砾堆中仍冒着烟。人们走在街上用手帕掩着鼻子或者挂着口罩，因为有一种奇怪的气味满街散布着。那怪味并不十分浓厚，但随时都觉得闻得到。似乎每个人都用过于细微的嗅觉存心嗅到那说不出的气味似的，就在十天以后发掘的人们，在深厚的灰烬里寻出尸体来。断墙笔直地站着，在一群瓦砾当中，只有它那么高而又那么完整。设法拆掉它，拉倒它，但它站得非常坚强。段牌坊就站着这断墙，很远就可以听到几十人在喊着，好像拉着帆船的纤绳，又像抬着重物。

“唉呀……喔呵……唉呀……喔呵……”



走近了看到那里站着一队士兵，穿着绿色的衣裳，腰间挂着他们喝水的瓷杯，他们像出发到前线上去差不多。但他们手里挽着绳子的另一端系在离他们很远的单独的五六丈高站着一动也不动的那断墙上。他们喊着口号一起拉它不倒，连歪斜也不歪斜，它坚强地站着。步行的人停下了，车子走慢了，走过去的人回头了，用一种坚强的眼光，人们看住了它。

被那声音招引着，我也回过头去看它，可是它不倒，连动也不动。我就看到了这大瓦场的近边，那高坡上仍旧站着被烤干了的小树。有谁能够认得出那是什么树，完全脱掉了叶子，并且变了颜色，好像是用赭色的石头雕成的。靠着小树那一排房子窗上的玻璃掉了，只有三五块碎片，在夕阳中闪着金光。走廊的门开着，一切可以看得到，门帘扯掉了，墙上的镜框在斜垂着。显然在不久之前，他们是在这儿好好地生活着，那墙壁日历上还露着四号的“四”字。

街道是哑默的，一切店铺关了门，在黑大的门扇上贴着白帖或红帖，上面坐着一个苍白着脸色的恐吓的人，用水盆子在洗刷着弄脏了的胶皮鞋、汗背心……毛巾之类，这东西是从火中抢救出来的。

被炸过了的街道，飞尘卷着白沫扫着稀少的行人，行人挂着口罩，或用帕子掩着鼻子。街是哑然的，许多人生存的街毁掉了，生活秩序被破坏了，饭馆关起了门。

大瓦砾场一个接着一个，前边是一群人在拉着断墙，这使人一看上去就要低了头。无论你心胸怎样宽大，但你的心不能不跳，因为那摆在你面前的是荒凉的，是横遭不测的，千百个母亲和小孩子是吼叫着的，哭号着的，他们嫩弱的生命在火里边挣扎着，生命和火在斗争。但最后生命给谋杀了。那曾经狂喊过的母亲的嘴，曾





经乱舞过的父亲的胳膊，曾经发疯对着火的祖母的眼睛，曾经依然偎在妈妈怀里吃乳的婴儿，这些最后都被火给杀死了。孩子和母亲，祖父和孙儿，猫和狗，都同他们凉台上的花盆一道倒在火里了。这倒下来的全家，他们没有一个是战斗员。

白洋铁壶成串地仍在那烧了一半的房子里挂着，显然是一家洋铁制器店被毁了。洋铁店的后边，单独一座三楼三底的房子站着，它两边都倒下去了，只有它还歪歪翘翘的支持着，楼梯分做好几段自己躺下去了，横睡在楼脚上。窗子整张的没有了，门扇也看不见了，墙壁穿着大洞，像被打破了腹部的人那样可怕的奇怪的站着。但那摆在二楼的木床，仍旧摆着，白色的床单还随着风飘着那巾角，就在这二十个方丈大的火场上同时也有绳子在拉着一道断墙。

就在这火场的气味还没有停息，瓦砾还会烫手的时候，坐着飞机放火的日本人又要来了，这一天是五月十二号。

警报的笛子到处叫起，不论大街或深巷，不论听得到的听不到的，不论加以防备的或是没有知觉的都卷在这声浪里了。

那拉不倒的断墙也放手了，前一刻在街上走着的那一些行人，现在狂乱了，发疯了，开始跑了，开始喘着，还有拉着孩子的，还有拉着女人的，还有脸色变白的。街上像来了狂风一样，尘土都被这惊慌的人群带着声响卷起来了，沿街响着关窗和锁门的声音，街上什么也看不到，只看到跑。我想疯狂的日本法西斯刽子手们若看见这一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满足的吧，他们是何等可以骄傲呵，他们可以看见……

十几分钟之后，都安定下来了，该进防空洞的进去了，躲在墙根下的躲稳了。第二次警报（紧急警报）发了。

听得到一点声音，而越听越大。我就坐在公园石阶铁狮子附





近，这铁狮子旁边坐着好几个老头，大概他们没有气力挤进防空洞去，而又跑也跑不远的缘故。

飞机的响声大起来，就有一个老头招呼着我：

“这边……到铁狮子下边来……”这话他并没有说，我想他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向我招手。

为了呼应他的亲切我去了，蹲在他的旁边。后边高坡上的树，那树叶遮着头顶的天空，致使想看飞机不大方便，但在树叶的空间看到飞机了，六架，六架。飞来飞去的总是六架，不知道为什么高射炮也未发，也不投弹。

穿蓝布衣裳的老头问我：“看见了吗？几架？”

我说：“六架”。

“向我们这边飞……”

“不，离我们很远。”

我说瞎话，我知道他很害怕，因为他刚说过了：“我们坐在这儿的都是善人，看面色没有做过恶事，我们良心都是正的……死不了的。”

大批的飞机在头上飞过了，那里三架三架的集着小堆，这些小堆在空中横排着，飞得不算挺高，一共四十几架。高射炮一串一串的发着，红色和黄色的火球像一条长绳似的扯在公园的上空。

那老头向着另外的人而又向我说：

“看面色，我们都是没有做过恶的人，不带恶像，我们不会死……”

说着他就伏在地上了，他看不见飞机，他说他老了。大概他只能看见高射炮的连串的火球。

飞机像是低飞了似的，那声音沉重了，压下来了。守卫的宪兵喊了一声口令：“卧倒。”他自己也就挂着枪伏在水池子旁边了。四





边的火光蹿起来，有沉重的爆击声，人们看见半天是红光。

公园在这一天并没有落弹。在两个钟头之后，我们离开公园的铁狮子，那个老头悲惨的向我点头，而且和我说了很多话。

下一次，五月二十五号那天，中央公园被炸了。水池子旁边连铁狮子都被炸碎了。在弹花飞溅时，那是混合着人的肢体，人的血，人的脑浆。这小小的公园，死了多少人？我不愿说出它的数目来，但我必须说出它的数目来：死伤×××人，而重庆在这一天，有多少人从此不会听见解除警报的声音了……



鲁迅先生记

萧
红
经
典
散
文
(下)

鲁迅先生家里的花瓶，好像画上所见的西洋女子用以取水的瓶子，灰蓝色，有点从瓷釉而自然堆起的纹痕，瓶口的两边，还有两个瓶耳，瓶里种的是几棵万年轻。

我第一次看到这花的时候，我就问过：

“这叫什么名字？屋里不生火炉，也冻不死？”

第一次，走进鲁迅家里去，那是近黄昏的时节，而且是个冬天，所以那楼下室稍微有一点暗，同时鲁迅先生的纸烟，当它离开嘴边而停在桌角的地方，那烟纹的疮痕一直升腾到他有一些白丝的发梢那么高。而且再升腾就看不见了。

“这花，叫‘万年轻’，永久这样！”他在花瓶旁边的烟灰盒中，抖掉了纸烟上的灰烬，那红的烟火，就越红了，好像一朵小红花似的和他的袖口相距离着。

“这花不怕冻？”以后，我又问过，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了。

许先生说：“不怕的，最耐冻！”而且她还拿着瓶口给我抓着。

我还看到了那花瓶的底边是一些圆石子，以后，因为熟识了的缘故，我就自己动手看过一两次，又加上这花瓶是常常摆在客厅的黑色长桌上；又加上自己是来在寒带的北方，对于这在四季里都不





凋零的植物，总带着一点惊奇。

而现在这“万年轻”依旧活着，每次到许先生家去，看到那花，有时仍站在那黑色的长桌子上，有时站在鲁迅先生照片的前面。

花瓶是换了，用一个玻璃瓶装着，看得到淡黄色的须根，站在瓶底。

有时候许先生一面和我们谈论着，一面检查着房中所有的花草。看一看叶子是不是黄了？该剪掉的剪掉；该洒水的洒水，因为不停地动作是她的习惯。有时候就检查着这“万年轻”，有时候就谈鲁迅先生，就在他的照片前面谈着，但那感觉，却像谈着古人那么悠远了。

至于那花瓶呢？站在墓地的青草上面去了，而且瓶底已经丢失，虽然丢失了也就让它空空地站在墓边。我所看到的是从春天一直站到秋天；它一直站到邻旁墓头的石榴树开了花而后结成了石榴。

从开炮以后，只有许先生绕道去过一次，别人就没有去过。当然那墓草是长得很高了，而且荒了，还说什么花瓶，恐怕鲁迅先生的瓷半身像也要被荒了的草埋没到他的胸口。

我们在这边，只能写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而谁去努力剪齐墓上的荒草？我们是越去越远了，但无论多么远，那荒草是总要记在心上的。



滑 竿

萧红经典散文（下）

黄河边上的驴子，垂着头的，细腿的，穿着自己的破烂的毛皮的，它们划着无边苍老的旷野，如同枯树根又在人间活动了起来。

它们的眼睛永远为了遮天的沙土而垂着泪，鼻子的响声永远搅在黄色的大风里，那沙沙的足音，只有在黄昏以后，一切都停息了的时候才能听到。

而四川的轿夫，同样会发出那沙沙的足音。下坡路，他们的腿，轻捷得连他们自己也不能够止住，蹒跚地他们控制了这狭小的山路。他们的血液骄傲的跳动着，好像他们停止了呼吸，只听到草鞋触着石级的声音。在山涧中，在流泉中，在烟雾中，在凄惨的飞着细雨的斜坡上，他们喊着：左手！

迎面走来的，担着草鞋的担子，背着青菜的孩子，牵着一条黄牛的老头，赶着三个小猪的女人，他们也都为着这下山的轿子让开路。因为他们走得快，就像流泉一样的，一刻也不能够止息。

一到跋坡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便不响了。迎面遇到来人的时候，他们喊着左手或右手的声音只有粗嘎，而一点也不强烈。因为他们开始喘息，他们的肺叶开始扩张，发出来好像风扇在他们的胸膛里煽起来的声音，那破片做的衣裳在吱吱响的轿子下面，有秩

